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六十七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八

蘇轍　族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

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宫中貴

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窮困生民怨苦而宫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

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

條例命轍為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

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於陜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寛恤諸路各

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
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為
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教授三年授齊州掌
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
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
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為
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
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

之呂惠卿始謟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寛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

有司審議差役趂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户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為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决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

舉格式未為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内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决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

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
可失也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
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
臨機决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
斷無使西人别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
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為公著言河
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乃欲
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為責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

先帝也公著悟覺未能用進戸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戸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

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别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筭也㝷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時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脩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

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聰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輙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

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歛傷

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北工部都水監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隷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上隷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隷提刑司欲有興作户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

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户部之害二也昔脩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

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

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

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吕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贜刺配大防畧依轍議行之代軾

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决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

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

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恱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也

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

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内是猶患盜賊之欲得

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

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

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

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

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
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
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
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
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
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陜豈復安居如此二事
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
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

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熈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户並出役錢上户以家産髙强出錢無藝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

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脩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閒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

而况於心懐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黙識於心多造謗議得時而發以揺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脩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廵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以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

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歳賜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以疆事多方侵求熈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買孫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别擇老將以守熈河宣仁后以為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

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葢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逺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乗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輙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

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為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

朧諸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朧諸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熈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熈河輙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勔亦言之三省

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
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
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
鄧温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
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
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
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
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

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

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

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歳不用之人人懐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悦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

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
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
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
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
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潁濵遺老自作傳
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
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
性沉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而

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遜

族孫元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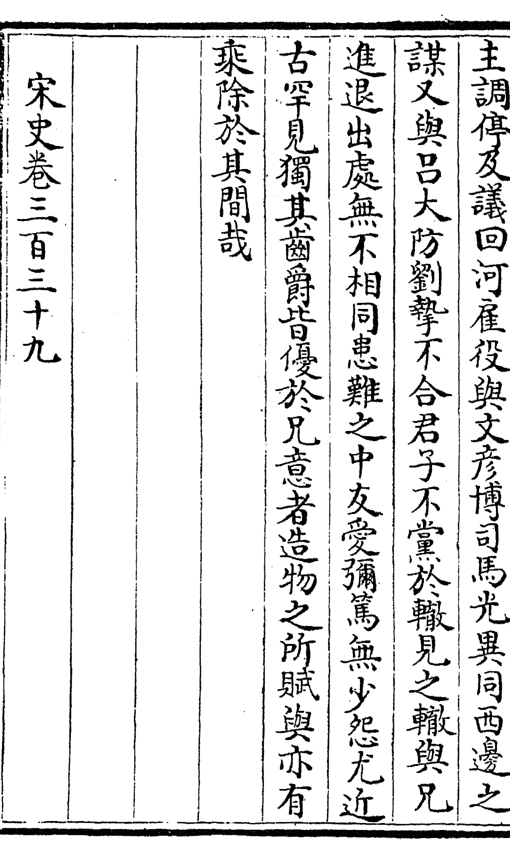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學有功轍亦愛獎之黄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致茂

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懐乃移書成都帥周壽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為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為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懐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壽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絶嶺而上其路險以

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
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
腹背受敵擒之必矣壽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
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
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為軍器監司
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内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
方用事自言為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荅
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為元祐邪說其學術議論

頗傲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為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於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柅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兼傅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為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



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六十八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九

呂大防 兄大忠 弟大鈞 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

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於官概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為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

名命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吴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為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

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為虚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耶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隂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於宫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

生以為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為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為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眆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狥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

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推自山
壓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䟽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畧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
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顧仰承天威
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
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説九宜曰治本曰
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
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寛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

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為饒供億軍須亦無之絶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容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

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絶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為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偽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

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
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為中國怯使大將
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閒致討生擒之
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於
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
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
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置於坐右又摭乾興以來
四十一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

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葢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葢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宫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

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
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
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
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
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
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
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
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

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寛仁之法也至於虚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竒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

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為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為誣詆徙安州兄

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賔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

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吕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大師宣國公謚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為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祕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

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為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為懐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頴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閤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

素頡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頡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為不然恐不可啟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决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焉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

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南刑獄時河決飛蝗為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絶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今陽為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

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案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閼民喜爭運粟於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為巳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為得師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

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羞之紹聖三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關陜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横山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職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蕡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禄寺丞知三原縣請代蕡入蜀移巴西縣蕡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韓絳宣撫陜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知候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為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諤

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名稷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爭諤意折彊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大鈞盛氣詰諤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

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閫閾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
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擬次為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
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
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
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
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為患古以禮
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

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

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壊

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為大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寛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宫令縣比不得入俗化凋敝其賦

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産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沖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為監察御

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為安居計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寛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

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

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畧曰天下州縣户役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為率則非一法所能齊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既

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户少中户多上户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為幸中户役簡而輕下户役所不及今槩使輸錢則為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户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無有憀而

願為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為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敺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必知自愛性既愚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僞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司農曾布請為之既作十

難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

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

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之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

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
摯乞請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
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偽惡逺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
視且儲其羡以為賞弊减什七父老目為學士鹽久之
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
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閼伯廟歳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
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
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

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太宗正寺丞為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

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
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
置歴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
名為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
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
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馮元為侍講聽斷
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
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

延對執經誦説以廣睿知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摯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

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旱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青無光風霾昏曀上天警告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荅天戒蔡確為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奏確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𨷂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

民心摯謂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為不忠之罪言於今日為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確過惡大畧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愈於治

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隷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隷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

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出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吕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寛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懐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朝廷察

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遷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覿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䟽諫官而後進

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覿得補郡守摯與同列
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
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
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
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
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陗直有氣節通達明鋭觸
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
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

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吕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竒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處厚故與恕善荅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録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

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兾後福宣仁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懼退上章自辨執政亦為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為雍等所遏徙知青

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黄州再貶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為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

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吕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彦尚主以兄忠彦為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

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復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彦
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説司馬昭指劉摯
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又
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
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
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訴及甫之
誣遂貶及甫并渭於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為相降朝
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紹興初贈少

師謚曰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讐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其教子孫先實行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段能為文章遭黨事為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

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刬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覯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

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閲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父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歴政畧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彦博為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

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有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於景靈宮頌謂勑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

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
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
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
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
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懐
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歎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
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
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及而處之晏如

富弼嘗稱頌為古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頴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厲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

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内東南諸縣雖饋運為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閴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虚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謂廵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其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

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為淮南轉運使召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川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

兩屬仲容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

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

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

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為

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

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為之屬則事有統

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

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逺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縁御史薦置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

後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裏行不必更改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啟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為三舍人餘歲知婺州方沂桐廬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幾溺

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為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為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覬望或致有悔旣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

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錢選知杭州
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
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
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
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
十輩荷杖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
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歷後宋歷一日
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歷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

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歷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籓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

於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桂後惠文治之非毫頴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祕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為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

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為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為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

用輒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以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

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

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别議者不知所處頌言

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

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

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

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

考據但患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

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
歷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
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
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
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
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禄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
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
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

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彌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歴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

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為稽滯頌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茍有疑則為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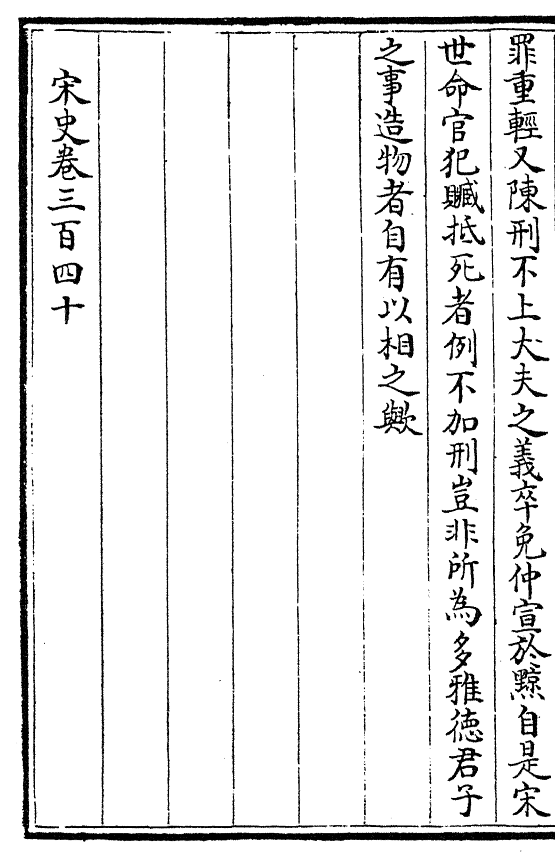
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庫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庫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絶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

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為
州不可爭論未决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
上章辭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
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
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
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决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
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

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亹亹不絶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

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須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為萬世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于羣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士論寃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為姦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犯顏辨其情



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旭暢